

誰能真正豪爽？

臧汝興

——「豪爽女人」只是治標不治本！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反對「豪爽女人」式的婦女解放運動！本文將針對〈從豪爽女人到豪爽左派〉（作者虹B，刊登於四月二十四、二十五日的《台灣立報》新兩性版）剖析「豪爽女人」如何曲解馬克思主義，如何捏造馬克思主義的「性激進傳統」，以及如何將婦女解放運動帶向改良化的方向。

性壓抑只是表象，經濟才是性別壓迫的本質

批評甚至反對性解放運動的人，經常要被「豪爽女人」扣上「性歧視」主義的帽子。因為豪爽女人把一切反對者都當成反對性解放本身，而弄不清楚，我們反對的是將性解放運動當做婦女解放運動之策略。

〈豪爽女人到豪爽左派〉一文的作者虹B，就是典型的例子。虹B的該

篇文章是作為對（作者：紅筆）的反駁文。紅筆在〈披著……〉一文中質疑的是「性解放」如何能做為社會變革運動之一部份。但是虹B卻硬說，妳紅筆憑什麼說性解放是有問題的、不好的、有負面影響的。但，其實沒有一個左派是否定性解放本身的，相反地，左派所追求的階級解放社會中，性解放將是其中的內容。只是，我們認為性壓抑不過是性別壓迫的一種外在表現（現象），資本主義下的性別壓迫的本質則是，資產階級為了追求更大的利潤，而讓女性成為半價勞動者及家事勞動的專任者。

從辯證的觀點來看，現象是本質的反映，本質需要現象來反映，兩者一向同時發生、存在，不同的是，「本質」是規定事物的存在與發展的最重要之內在層面，而且本質在事物存在的整個期間一直不變。但相反地，「現象」是表現事物的本質之外在層面，而且，現象會在事物存在的整個期間經常隨時變化。從如此的觀點來看，「豪爽女人」再怎麼在現象上（性壓抑）下猛藥，其結果或許能改變一下性壓抑這樣的「現象」，但它卻不可能根本地消滅性別壓迫或改變性別壓迫的本質。因此，馬克思主義反對從事物的現象上解決問題，因為，這樣的非科學性的運動非但不能成功，而且它常常是

改良主義者為了拒絕根本地變革而採取的手段。

以左派自居的虹B，企圖從馬克思主義中尋找性解放運動的理論依據。

但是，虹B連做為馬克思主義掌握歷史、社會的最基本概念唯物史觀都弄不清楚。唯物史觀將社會理解為一個統合的整體，而將其中的生產方式（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視為具有本質規定性的要素，也就是社會經濟構成體之下層構造，並將政治權力、社會文化、法律制度以及父權制等，視為生產方式（社會經濟構成體之下層構造）所規定的社會經濟構成體之上層構造。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強調的經濟的重要性，是指生產方式對社會具有的規定性意義，從而認為唯有根本地改變現今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其他包括父權制在內的社會上層構造從而才能根本地改變。但是，虹B卻將代表生產方式的經濟，隨心所欲地降格為「良好的工作環境及福利」、「舒適的住房」、「安全的交通」。結果，被虹B如此降格後的「經濟」，剛好可以與「高品質的性愛」（性解放）對等起來，於是，虹B就可以得出「經濟」與「性解放」在社會變革的過程中是同等重要的結果。

馬、恩對性的看法與「性激進傳統」牛頭不對馬嘴

否定了馬克思主張的經濟（生產方式）對社會具有的本質規定性的虹B，卻仍然企圖從馬克思主義中尋找理論依據。虹B喜歡強調馬克思具有性激進的傳統，因為虹B企圖證明馬克思主義具有性激進傳統，然後將之和自己連結起來。問題是虹B應該將自己主張的「性激進」的核心內容，清楚說出來，然後分析出馬克思主義對「性」的核心觀點，進而將兩者進行比對。但是，虹B找來的一些馬克思主義對性的觀點，根本與「性激進傳統」牛頭不對馬嘴。

現在就讓我們看一看虹B在其文章提出的馬克思的「性激進傳統」的證據。虹B說：馬克思從物質主義觀點看「愛情」、馬克思說「愛情是一種情慾」、「性」是物質的，而且是愛情的物質基礎。問題是這與「性激進傳統」何干？虹B可能以為馬克思說「性」是物質，所以，根據唯物論，「性」就應該是規定一切的基本要素。但是「性」只是愛情的物質基礎。而不是政治、法律、社會文化以至父權體制的物質基礎，將社會理解為一個統

和的整體的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方式才是社會構成體的物質基礎，唯有根本地改變現今的生產方式，社會構成體之上層結構才可能根本地改變。這裡當然也包括父權制的瓦解。

虹B提出的馬克思具有性激進傳統的另一證據是：「馬克思與恩格斯，他們就比較沒有性歧視主義的毛病，這可由他們關於賣淫的論述看出來。」「……在馬恩二人的眼裡，資產階級中，『妻子與普通娼妓不同之處，只在於她不像僱佣女工計件出賣勞動那樣出租自己的肉體，而是一次永遠出賣為奴隸』」以及「資產階級的婚姻實際上是公妻制，即正式和非正式的賣淫」。

虹B用這篇文章來證明馬、恩二人不歧視賣淫，其實這根本的就是廢話，把娼妓制度視為階級壓迫的產物的馬、恩，當然不可能歧視賣淫。我們弄不清楚虹B為什麼浪費口舌地證明馬、恩不歧視賣淫，難道虹B認為不歧視賣淫就是性激進？

馬克思說的「資產階級的妻子與娼妓沒什麼大不同」，這一段更與性激進無關。這一段裡馬克思批評的是，現今這樣的（以通姦、賣淫為輔的）一

夫一妻制。因為它是資產階級為了私有財產的繼承而建立的制度，而不是奠立在愛情基礎上的。

在這樣的一夫一妻制之下，資產階級的妻子在獲取一些物質享受的條件下，必須付出養育子女，提供性服務等代價，徹底從屬於其丈夫。至於資產階級丈夫則可以玩弄別人的老婆及勞動階級婦女。也就是說，以私有制為基礎的一夫一妻制，其實只是限制女人的一夫制，它根本不是男人的一妻制。

因此，這樣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一夫一妻制，當然要打破，但是它不是靠大家一起來通姦可以解決的，相反地，現今制度下的通姦正好有鞏固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一夫一妻制的功能。我們主張的是打破作為現今一夫一妻之基礎的私有制，這必將使以私有制為基礎的一夫一妻制瓦解。而未來的婚姻制度，據恩格斯說，可能是一個不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一夫一妻制。

「豪爽女人」是改良主義的婦女運動

以上我們否定了〈從豪爽女人……〉文中所提出的豪爽女人與馬克思主義的關聯。接下來筆者將針對「豪爽女人的婦女解放運動」的策略以及其他

相關問題提出批評。

虹B說：「我們能想像有左派會對剛剛進行主體呼召，而無組織力量或主體現身的（例如）消費者運動、工人運動、環保運動等等進行這樣的批判嗎？」如果一個運動有了正當性、有了組織性、有了些力量，那麼與之進行社運內部的批判並不是不可以。虹B認為豪爽女人還不夠強大，所以左派不應該批判。

虹B不知道我們批評豪爽女人不是因為豪爽女人的運動觀與我們有些不同，我們批評豪爽女人是因為豪爽女人放棄了根本地解決性別壓迫，企圖將婦女運動帶向改良主義的方向。因此，我們不得不懷疑虹B絲毫沒有一個真正的左派應有的對改良主義運動進行鬥爭的概念，這或許是因為豪爽女人本身就只是一個改良主義運動的關係罷？！

拿工人運動來說，資產階級在必要的時候會刻意扶植改良主義的工人運動，打壓、分化以革命運動為目的的階級性的工人運動。因此，與改良主義工人運動進行不妥協鬥爭是階級性工人運動的重要任務。但，虹B卻根本分不清與改良主義進行鬥爭的左派運動的重要任務。在虹B眼中「運動」就

應該讓它成長，虹B不知道有些「運動」也可能是支配階級的分化、打壓手段。

虹B說：「女性解放一方面串連階級運動以反對階級壓迫，另一方面又不分階級的反性別壓迫，這並非自我矛盾。試想工運或階級運動不也是一方面應當和婦運連線以反對性別歧視，另一方面也不分性別的反抗階級壓迫嗎？」在這裡虹B用的「工運」的概念有點模糊。工運可能是改良主義的工運，也可能是階級（解放）性的工運。虹B指的工運應該不是改良主義的工運，除非虹B自己承認性解放運動根本就是一個改良主義的運動。那麼，虹B的錯誤是，虹B以為階級性的工運路線一定會與婦運連線以反對性別歧視。但事實上，階級性的工運只會與從階級立場出發的婦運連線，根本不會與非階級立場的婦運連線。

虹B說：「政治選舉文化中並沒有性別意識及性別自覺，難道還不該喊出『女人投女人的票』嗎？號稱『左派』的團體為何反對這種口號呢？難道左派也反對『工人投工人的票』嗎？」。女性選民的大多數是工人階級，她們到底應該投給女人還是工人？虹B指出台灣現今的「政治選舉文化」，認

為在現今性別意識及性別自覺程度不足的情況下，女性工人應該投給女性。

可是，工人呢？台灣目前工人的自覺程度很高嗎？創造一切社會進步的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有任何發言權嗎？工人階級不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婦女一樣，昂貴的選舉費用已經實質地剝奪了工人的被選舉權、參政權。筆者的如此談法，不過是順著虹B的邏輯反駁虹B。其實虹B的策略的最主要問題出在，虹B背棄馬克思主義地將性別壓迫與階級壓迫在相同的位置上對等起來（不要忘了，虹B是以馬克思主義自居的）。

其實性別壓迫與階級壓迫間的關係一直是各派婦女解放論者間的最主要分歧點，不過，筆者認為只要是願意從唯物史觀的立場分析婦女解放運動，各派間就存在著對話的基礎。當然這樣的對話是要從唯物史觀的立場，先分析性別壓迫的物質基礎。

（本文作者為旅韓評論作家）

（1995年7月21日立報）